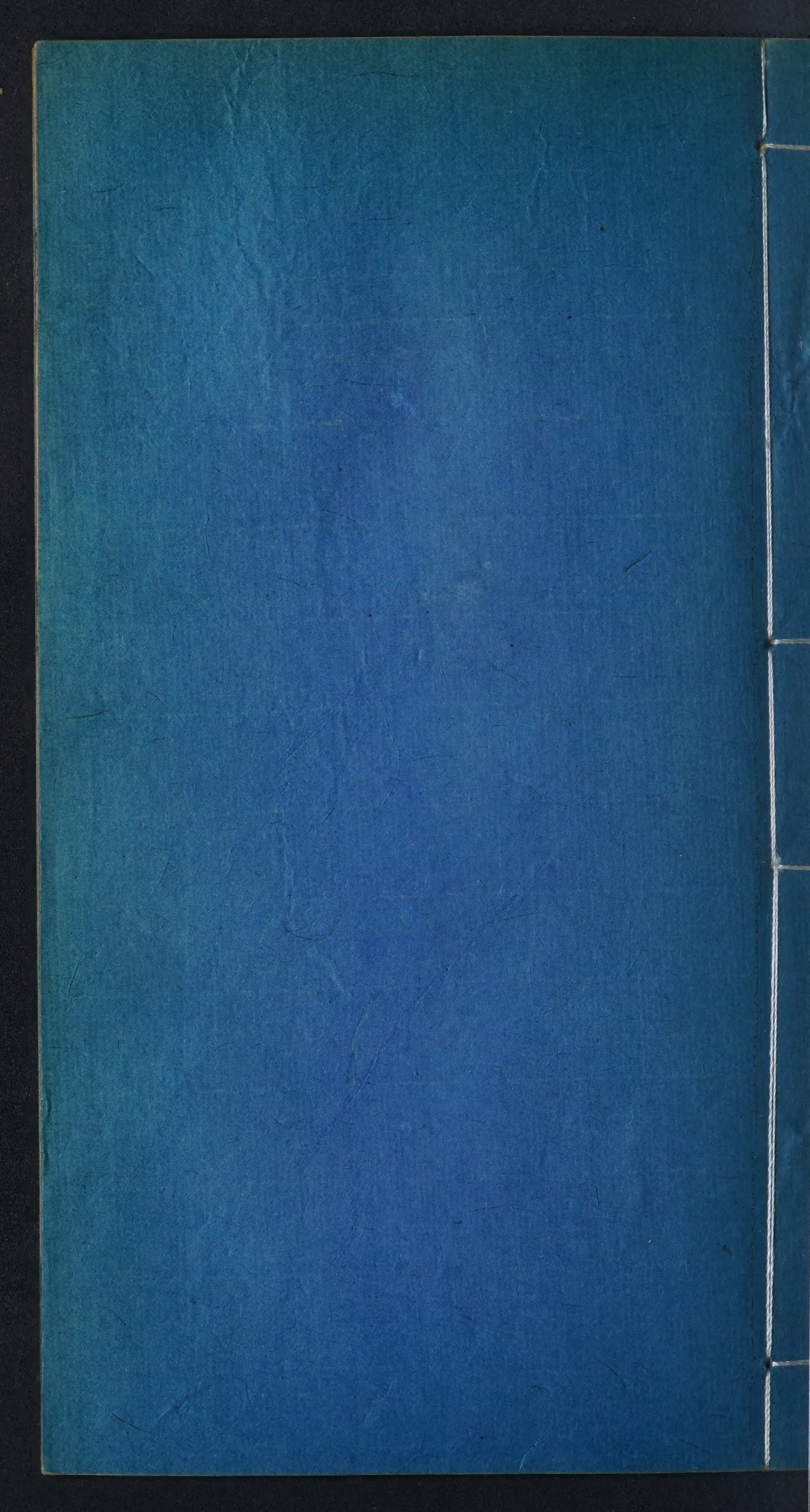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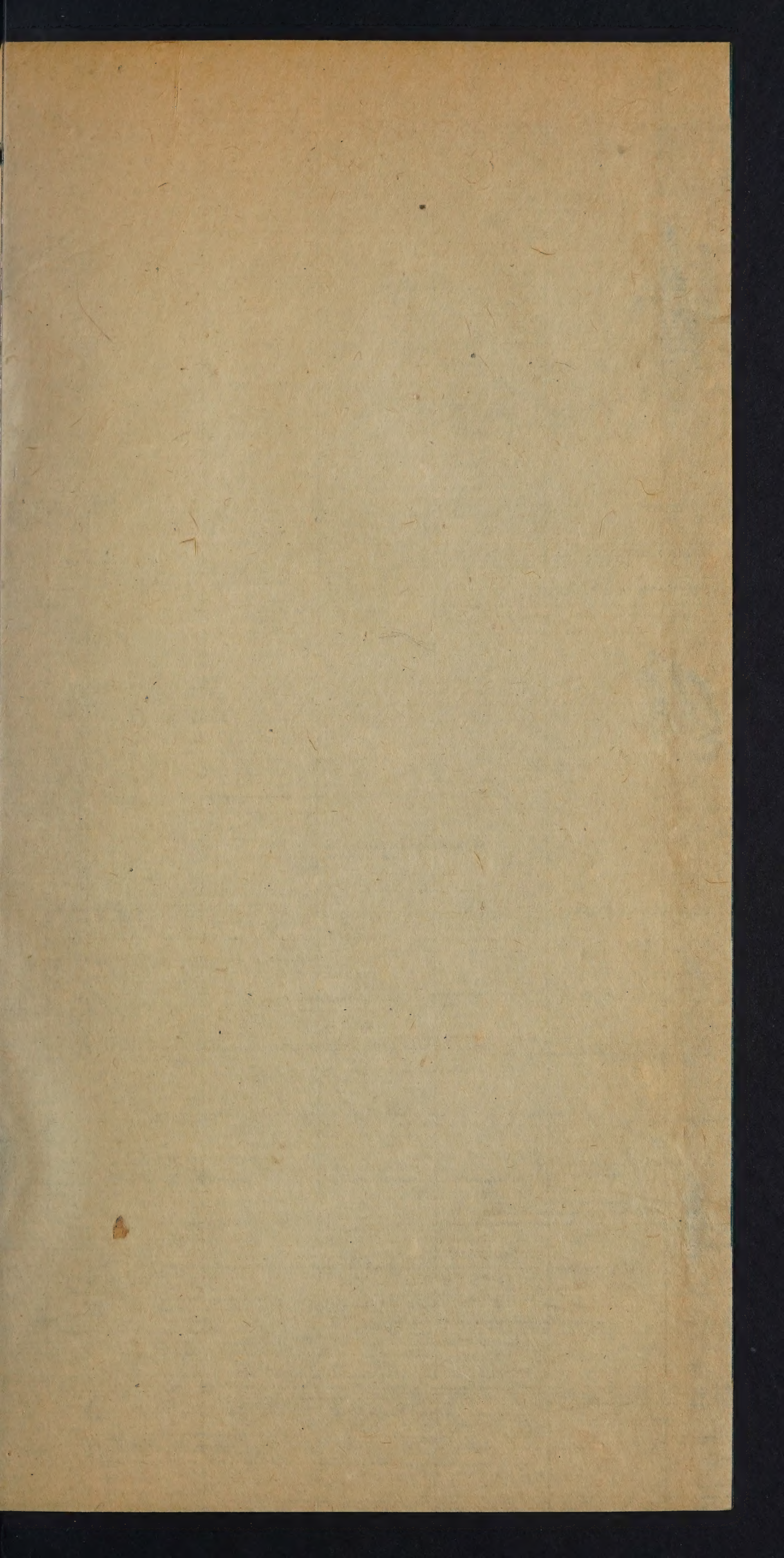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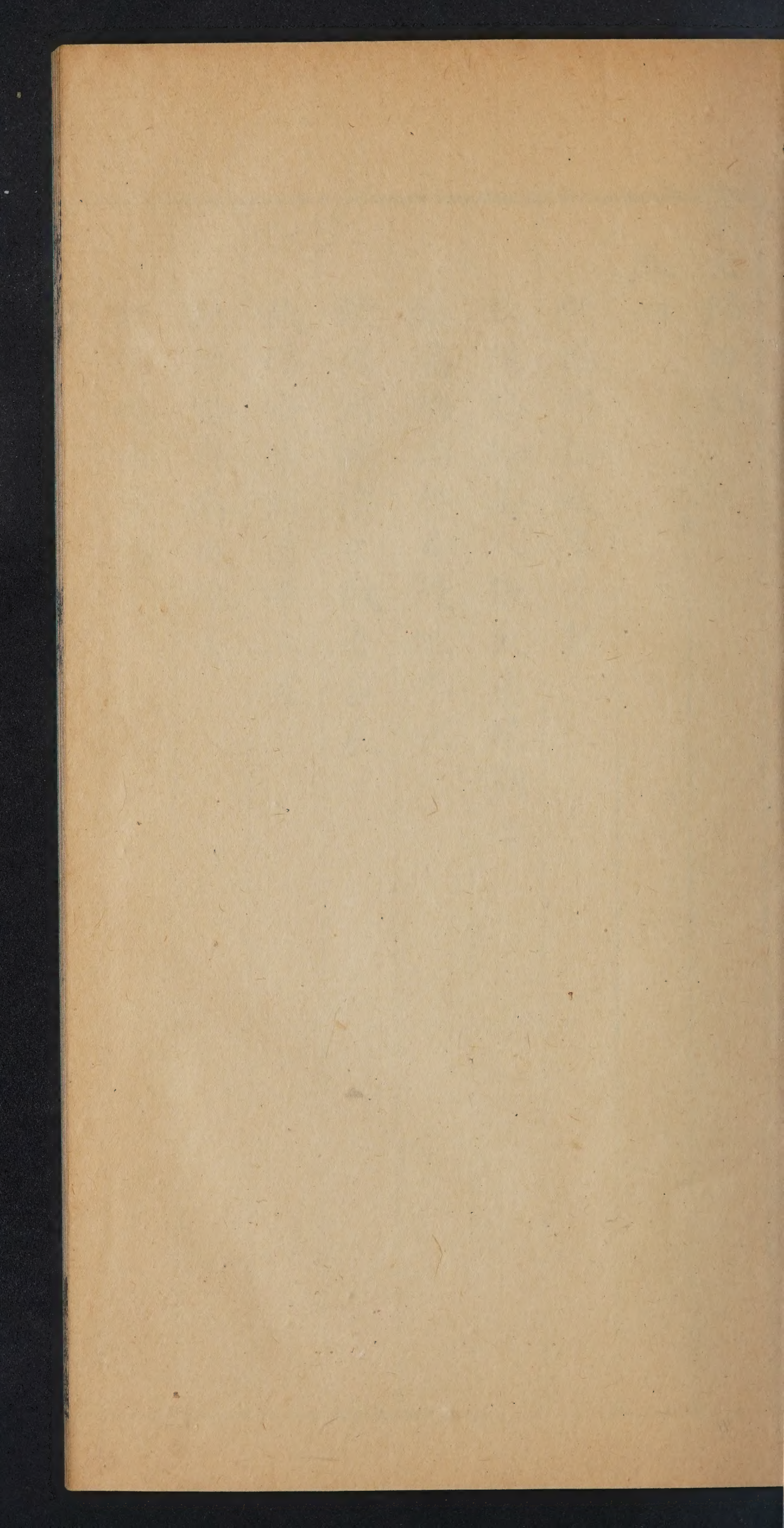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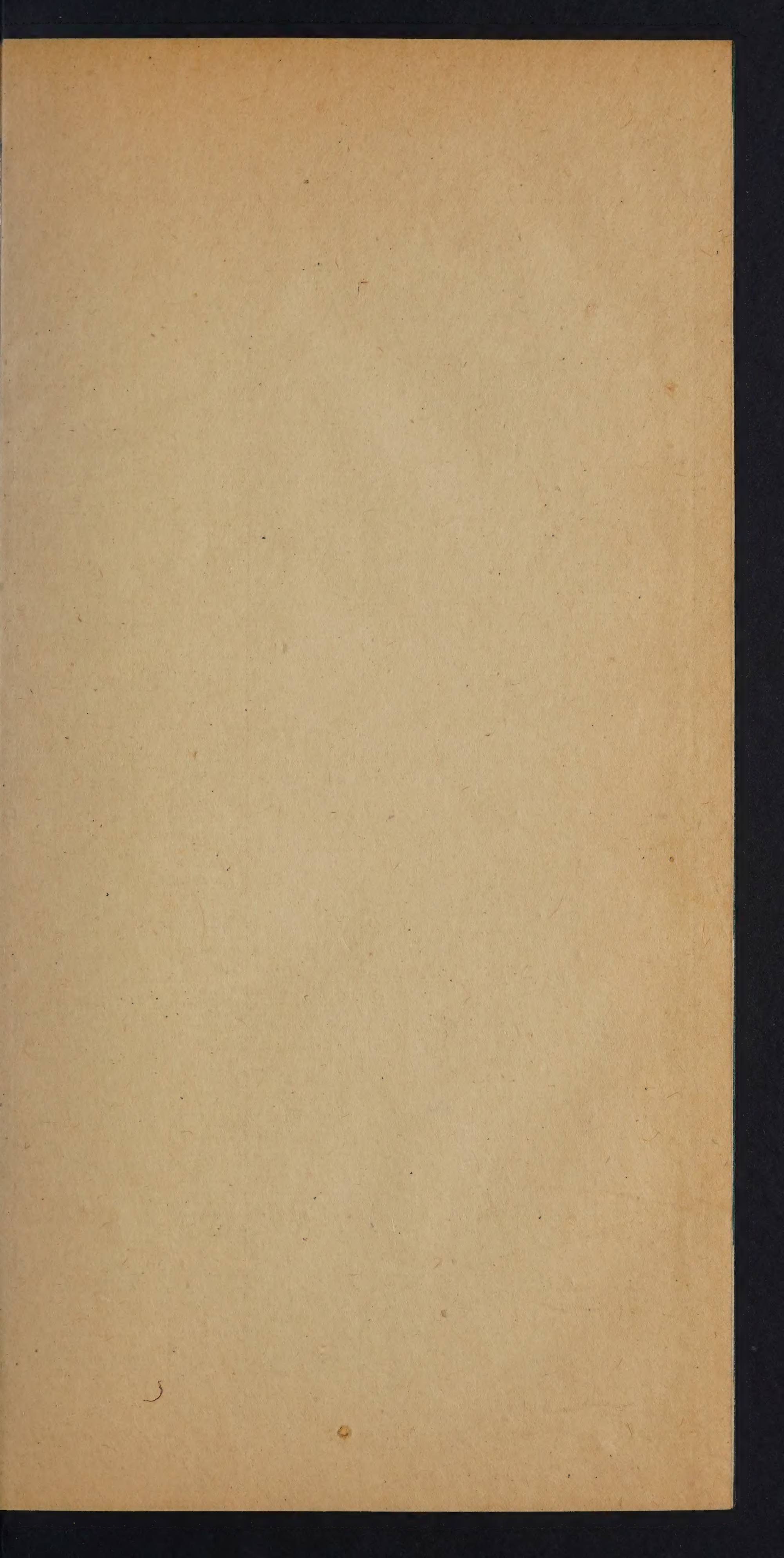








宋文歸目錄

卷四

歐陽脩怪竹辨

歐陽脩禨說三 并序

宋文歸目錄卷四終

茅坤曰忠悃

宋文歸卷第四

竟陵鍾　惺伯敬父評選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叅閱

歐陽修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豈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来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

楊彝曰愷切語却不失溫雅

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為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終間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

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

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鍾惺曰。人之無子也。若正言其絕嗣。而最傷心而忌怒者也。此疏絕不論嗣續之禮。只默默以至親之樂。感動其孤獨之懷。愛君最深。悟君最微。

茅坤曰他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
顏孟麟曰言近旨遠大有規諷

歐陽修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窘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

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遷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處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

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入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太后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鍾惺曰以謙儉為保全自是明哲君子處盈滿妙法乃諄諄為張氏言之實是厚道與一味排斥者不同



歐陽修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意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為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得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

黃坤曰深中宋弊

狄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均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

孫鑛曰看虜情甚透不是孟浪生事

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足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無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一類所以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一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

實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疆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括丁口揀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疆難敵兵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困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

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勝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

[illegible]庸儒情狀可咲

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為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illegible]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既得上下畢力庶幾[illegible]成禦侮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

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

茅坤曰忠謀深識之言

鍾惺曰此仁宗時事也此時猶未大弱而已懼虜不敢爭地後國循退縮養成靖康之禍一一如公所言乃知賢者論事愈遠愈驗

鍾惺曰人見以為平平叙事不知許多春秋在內

歐陽修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細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晨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終不認罪）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

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

想諷安石苦心妙語

萬圖薄効少答鴻私

鍾惺曰罪過滿口承認而是非必不肯屈人愛其柔婉吾獨賞其骨鯁

茅坤曰歐公經畧已具見其概矣

歐陽修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

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
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渝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
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
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材用今材用乏矣陛下之
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
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
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知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
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

立齋曰自古有人有主未有無財用人物者也皆有一語具大識力

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教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

鍾惺曰號令賞罰功實三者有國者孰不知之乃最平之事而特曰奇術蓋欲人主了此深者之也

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舉

叅伸口於本又抽出一層

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

鍾惺曰每於閒冷處見其愷切之情

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倫禮行下略無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愼號令之弊一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

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
取而尋遷或不取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
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
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
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
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
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幸教者非將領之材
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是老病小怯之人又
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

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兄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

頻曰一最有机

楊慎曰用兵多寡強弱二語盡之

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

茅坤曰深切情事

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

譚九春曰天下何嘗無寶但逸無碧眼胡兒

薄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獘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獘者必尋其起獘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獘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

（名言深一步）

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萌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勒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

茅坤曰我太祖初建金陵陳友諒約士誠合兵入寇太祖患其遲則并力難支密令

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于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赴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赴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

康茂才詐降友諒誘其速來而大破之士誠尚不知正與歐公所議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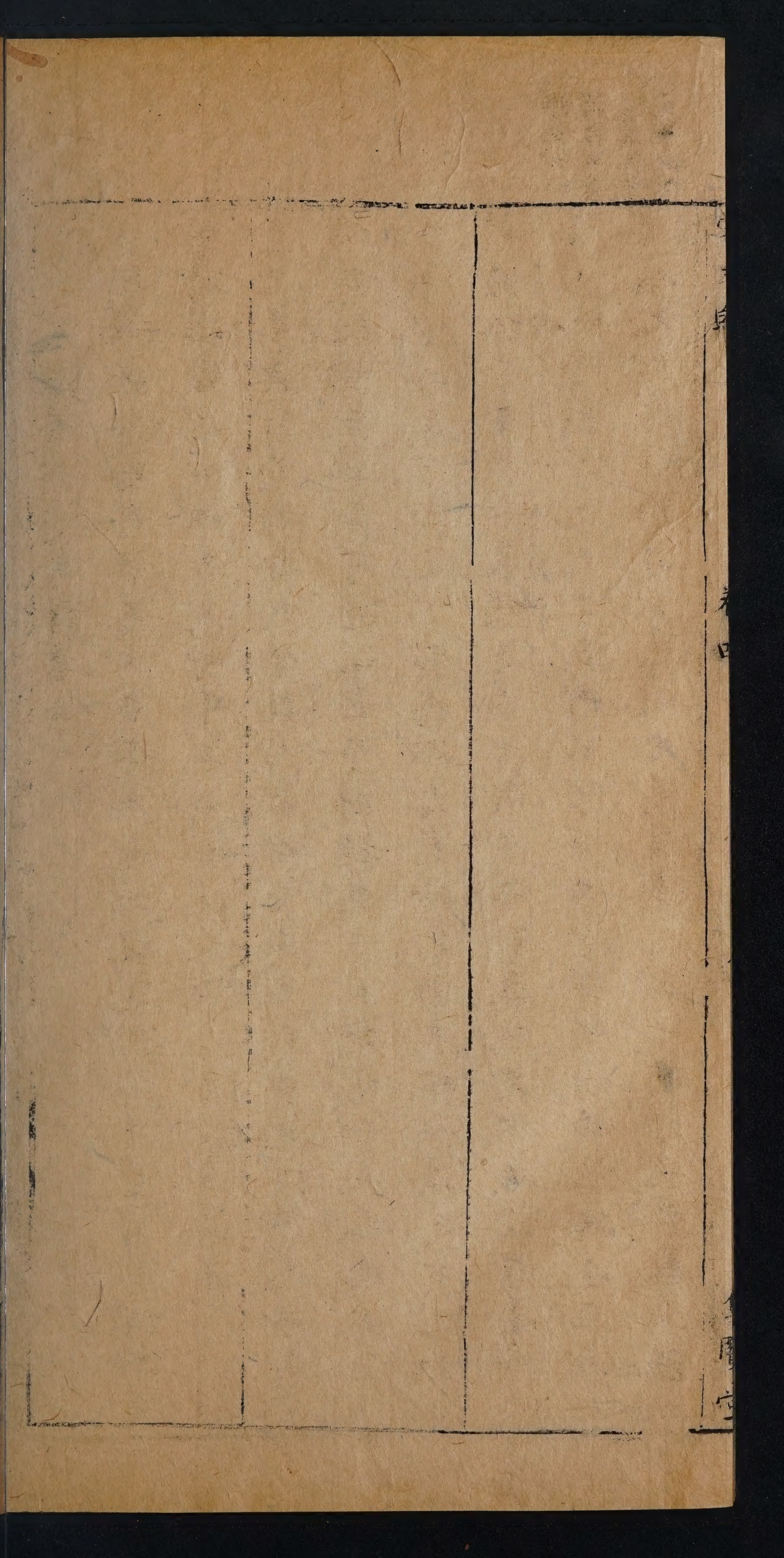
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我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遍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

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

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繼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聞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

下撣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脩昧死再拜

鍾惺曰該三弊五事俱深切時勢大經濟大學問古今凡患無兵將財用者其病皆不出此不獨宋也



鍾惺曰以疑信反覆定其生平是老吏斷

歐陽修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

獄手而文章紆回之妙更在言外

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

佞曰只
之之
其故撼力
醜詆而不
畏禍所謂
惟仁人能
惡人歐陽
公有焉

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

茅坤曰借古人事發今人情最透

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為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

茅坤曰惡惡太過使在今日恐不免國武子之禍

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王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
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
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
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痛快）
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
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
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
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
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

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言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鍾惺曰語太毒似傷厚道然一輩無耻小人非此毒語不足聳動其頑鈍之念譬如醫家用烏喙攻痰者也自是辣手

鍾惺曰時方目君子為朋黨辨者將曰君子無朋此又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語似駭聽然說出一段至理使人恍然悟

歐陽修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語驚人）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君子小人之用心不獨文字妙其學問實高也

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

茅坤曰翻上通前力為洗發

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茅坤曰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率類劉向諫昌陵疏○

